

鉢掣通考

李方桂

吐蕃的盛衰幾乎跟唐朝一代相終始，在這二百多年裏頭吐蕃跟唐朝打了不知道有多少年的仗，講了無數次的和。可是唐代史籍中關於吐蕃重要人物的記載很少，就是藏文的記載依我所知道的也很簡略。近來因為讀唐蕃會盟碑覺得吐蕃會盟最重要的人是鉢掣通，所以把關於這個人的事蹟收集了一點，寫下來紀念孟真先生^(一)。

1) 新唐書吐蕃傳下有長慶二年(822)劉元鼎赴吐蕃會盟的一大段記載，描寫贊普衛帳跟盟誓的情形。現在把這段節錄出來：

“至渠谷就館咸河之北川，贊普之夏牙也。周以槍壘，率十步植百長槊，中割大幟，爲三門，相距皆百步，甲士守門，巫祝鳥冠虎帶擊鼓，凡入者搜索乃進。中有高臺，環以賚循，贊普坐帳中，以黃金飾蛟螭虎豹，身被素褐，結朝霞冒首，佩金鏤劍，鉢掣通立于右，宰相列于臺下。(中略)盟壇廣十步，高二尺，使者與突厥大王十餘對位，酋長百餘坐壇下。上設巨榻，鉢掣通升告盟，一人自旁譯，授于下。已歃血，鉢掣通不歃。盟畢以浮屠重爲誓，引鑿金水以飲，與使者交橐乃降。”

這一段顯然是劉元鼎的報告的節錄。雖然簡略的很，但是可以看出鉢掣通這個人的重要來了。

2) 冊府元龜外臣部卷九八一也有這段記載，稍加詳細。現在也節錄如下：

“時贊普建衛帳于野，以柵柵爲壘，每十步攢長槊百枝，而中建大旆。次第有三門，相去百步，門有甲士，巫祝鳥冠虎帶擊鼓爭音，入者必搜索而進。內起高臺，環以賚循，帳曰金張，其中緣飾多以金爲蛟螭虎豹之狀，至甚精巧。元鼎既見贊普年可十七八，號可黎可足，戎衣白褐，以朝霞羈頭，坐鳳金劍，國文蕃晉號本聖通立于座右，侍中宰相列于臺下。翼日於衛帳西南具饌。(中略)所築盟臺闊十步高二

(一) 這是我在華盛頓大學 Inner Asia Project 的工作之一，蒙主持人 Paul Kirchhoff 許我發表，謹此致謝。

尺，漢使與蕃相及高位者十餘人相向列位。會領百餘人坐于壇下，壇上設一榻，高五六尺。使鉢掣連讀誓文，則蕃中文字，使人譯之。讀訖歃血，惟鉢掣連不預，以僧故也。盟畢于佛像前作禮，使僧諷文以爲誓約，鬱金兜水飲訖，引漢使焚香行道，相賀而退”。

這段裏就說明鉢掣連是“國政蕃僧”，並且表明他不歃血的緣故。這個年輕贊普的名字可黎可足就是藏文 khri gtsug lde brtsan (815—838) 前兩個字的譯音。中國史書又管他叫彝泰贊普。彝泰是他的年號 skyid rtog 的譯文（參看陳寅恪：吐蕃彝泰名號年代考，集刊二本一分）。

3) 鉢掣連又叫鉢闡布。新唐書吐蕃傳下說“(元和)五年(810)以祠部郎中徐復往使，並賜鉢闡布書，鉢闡布者虜浮屠豫國事者也。亦曰鉢掣連。”這封勅書很幸運的保存在白氏長慶集卷三十九裏頭。這封信雖然沒有年月，但是起頭有“勅吐蕃宰相沙門鉢闡布”，結尾有“仍令祠部郎中兼御史中丞徐復及中使劉文璽等同往，其餘事已具與贊普書內，卿宜審謀議，速副誠懷”等語。所以唐書中所提到的信似指這封無疑。這封信已提及議和的事，唐朝的要求是把安樂，秦，原三州割還。吐蕃不肯，所以一直到長慶元年才立盟約。

4) 從上面的記載我們知道鉢掣連或鉢闡布是吐蕃宰相並且是個沙門，他已經在贊普可黎可足的父親的時代作了宰相。這麼一個重要的人藏文文獻裡有沒有呐？我覺得第一個重要的是唐蕃會盟碑。這碑上有唐蕃參與盟約的官員的名字。依劉元鼎的報告看來，似乎他的名字應當佔第一名。可惜吐蕃官員中的第一人的名字的漢文譯文，模糊不能讀。只剩中間的六個字“……政同平章事沙……”。可是藏文還相當的清楚（參看羅常培：唐五代西北方音 (1933) 的拓片）。現在把他用羅馬字拼出來：

[b]ka' chen po la gtogs te phyi na[ng]

[gnyi]s la dbang zhing cha b srid 'dzin[]

[ban] de chen po dpal chen po yon [tan]

這三行的兩頭兒的字都蝕落了，是我照文義補的。這是去年夏天的事，後來見到佐藤長：唐蕃會盟碑研究（東洋史研卷十第四號），他所補的跟我大致相合。照藏文次序譯成漢文，這個人的官爵姓名應當是“同平章事，權及內外，執政大沙門鉢闡布（或鉢掣

通，義譯當作大吉祥）功德”。這個人名位之高正合乎劉元鼎所稱說的。他的全名字是 dpal chen po yon tan 以鉢闡布譯 dpal chen po 依唐代音韻看來恰好^(二)。鉢掣逋不大好。但是唐書裏以掣逋譯 chen po 的地方很多，如內大臣曰曩論掣逋，整事大臣曰喻寒掣逋，惄號曰尙論掣逋突瞿，等等。這也許與吐蕃及當時音韻有關，現在不能詳論。

5) 賽普可黎可足的父親 Khri lde srong brtsan (804—814) 有一段尊揚佛教的誓文（見 G. Tucci, *The Thombs of the Tibetan kings*, 1950, 5—55, 100—104頁）。在這誓文的後頭有后妃大臣等相隨立誓的名字。后妃的名字後頭是小王的名字，其後是大臣的名字。大臣中頭一名是：

ban de bka' chen po la gtogs pa ban de bran ka yon tan

譯成漢文當是“沙門同平章事沙門勃闡伽功德。”勃闡伽是地名，大約是他的家鄉。這個地名見唐蕃會盟碑第十四位吐蕃官名中：給事中勃闡伽論悉諾熱合乾。這個沙門宰相，除去 dpal chen po 這個尊號沒有錄上，官銜畧簡畧以外，跟盟碑所載的相同。他就是白居易在元和五年（810）所草的勅書的對象。

6) 布敦大師的佛教史也提到這個人（參看 E. Obermiller, *History of Buddhism by Bu-ston*, 1931—1932, 197頁）。他說那時藏王 Ral pa can (按即可黎可足) 委政與沙門 yon tan dpal。後來謠言說他跟王妃私通，因此被害，王妃自殺，不久藏王也被暗殺。H. Hoffmann 引了好幾部藏文史籍（參看 Hoffmann, *Quellen zur Geschichte der Tibetischen Bon Religion*, 1950, 225—226頁），都說這個時候國政由一個 Bran kha 的沙門 dpal gyi ron tan (又稱 Bran kha dpal yon) 主持，被誣與王妃私通被害。藏史人名地名往往不一致，這裏的 Bran kha 卽是 Bran ka, yon tan dpal (功德吉祥)，dpal gyi yon tan, (吉祥功德) 等，也就是會盟碑的 dpal chen po yon tan (大吉祥功德)。至於這個傳說是否可靠，我們無法得知。也許不是完全無稽之談。

7) 從上面的各種記載看來，關於這個人的事蹟雖仍然很零碎，但是頗有可注意之點：

a) 鉢掣逋是 Bran ka 地方人。就我們所知道的他是以沙門而作宰相的重要人

(二) Laufer 誤以鉢掣逋爲 'ba chen po (見 TP XV, 28頁)，Pelliot 的看法是對的 (見 TP XVI, 14頁)

鉢掣連考

物。bka' chen po la gtogs pa 這官銜在唐蕃會盟碑中拿來譯唐代的“同平章事”，也就是入相的意義。他入相當在元和初年（810年以前），長慶二年（822）會盟時，他毫無疑問是贊普最親信的宰相，可以說兩朝元老，吐蕃政治的中心人物。他死在什麼時候不能確定，大約在可黎可足死（838）前不甚久。

b) 鉢掣連既然以沙門做宰相，當權幾乎二十多年。他必然靠他的政治勢力來發展佛教。這是佛教侵入西藏政治的一個重要的關鍵，引起後一代贊普達磨 Glang dar ma (838—842) 對於佛教的大摧毀。西藏史籍差不多都是喇嘛的著作，不但宗教政治不分，並且往往拿政治的鬥爭認作宗教的鬥爭。所以我們常聽說佛教與 Bon po 教鬥爭。我疑心佛教侵入政治是宗教爭鬥的起因。

c) 佛教往往跟別的宗教並存不悖。自贊普棄宗弄贊接受佛法以後，雖然不免有異教相排斥之舉，但是沒有什麼大的糾紛。二百年後在唐蕃會盟時，仍是刑牲獻血然後才到佛像前作禮。贊普衛帳內乃有巫祝鳥冠虎帶等。這是在鉢掣連正當權的時候尚且如此。冊府元龜外臣部卷九八一有這麼一條：

肅宗元年（756）建寅月，吐蕃使來朝請和。勅宰相於中書宴設（當是設宴之誤），將詣光宅寺爲盟。使者曰：蕃法盟誓，取三牲血獻之，無向佛寺之事。請明日復於鴻臚寺獻血，以申蕃戎之禮。從之”。

這一條亦見舊唐書吐蕃傳上，但是脫去或刪去“使者曰蕃法盟誓”七字，因此文義不甚清楚。可見長慶之盟仍從吐蕃舊俗，或者也就是 Bon po 教的舊俗。後來再加上佛教儀式。正是兩教相容的現象。後來達磨大滅佛法者正是因為鉢掣連之流從事政治活動，壓迫舊教的反動。喇嘛的著作往往注重宗教之爭，而忽略了政治的因素，這是讀西藏史不可不注意的一點。